



丑剑客

中

● 陈青云 著
● 四川民族出版社

丑剑客

中

陈青云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一九八八·五·成都

目 录

第七章	蒙面剑客.....	261
第八章	鬼火留痕.....	318
第九章	旷古奇学.....	360
第十章	迷离莫测.....	401
第十一章	神算鬼女.....	439
第十二章	绝岭求医.....	479

第七章

蒙面剑客

冯真庄容道：“仇哥哥，目前我不能告诉你，武林中各有避忌，这一点相信你会明白！”

宫仇喘一口大气道：“包括你的神秘身世在内？”

冯真歉然道：“是的，希望这不影响我俩之间的感情！”

宫仇无可奈何地露出一丝苦笑道：“我们不谈这些吧。天快亮了，贾老丈还在厅内相候呢！”

两人携手入厅落座。

庄中已隐闻人声，谅来那些回避的庄中人已经回庄。

不移时，酒席摆上，“长江废人”谈笑生风，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般，“小神龙贾一非”在席旁执壶，对冯真与宫仇自称小侄，冯真倒是满不在乎，宫仇可有些不自在，贾一非的年纪，只在他两人之上，决不会比他俩小。

一席酒，直吃到日上三竿。

宫仇心中有事，立意告辞，冯真只好跟着走。

两人别了“长江废人”父子，离开“怀玉山庄”。

路上——

宫仇愤懑不平地道：“真弟，‘长江废人’与‘乾坤双煞’不知属于何门何派，这一派的掌门人手段未免太过残酷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双煞奸情败露，盗秘笈私逃，罪只在二人，为什么其余三个同门师兄弟全被挑断脚筋，逐出门墙，这不是酷虐是什么？”

“国有国法，派有派规，谈不上酷虐二字。”

“二人犯罪，殃及同门，不合情理！”

“哦！仇哥哥，你曾说过你修习的是半部‘一元宝箓’……”

“是的，就是‘长江废人’师门遗失的那半部！”

冯真皱眉道：“书呢？”

“没有了！”

“你丢了？”

“不，‘白尸’临死赠送我时，是转录在人皮上，原书已毁，而我在记住口诀之后，把人皮毁去，所以，现在这半部宝箓可以说已不存在！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冯真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太可惜了！”

宫仇不经意地道：“毁了可以减少许多无谓的杀劫！”

“未见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半部宝箓，‘双煞’的师门势必要追回！”

“那就是说‘双煞’仍不会放过我？”

“他夫妇不会再找你了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真弟，说话何必吞吞吐吐？”

冯真沉默片刻，毅然道：“仇哥哥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！”

宫仇困惑地道：“什么秘密？”

“你可曾看出那能借物隐形的‘青袍蒙面人’与‘长江废人’等的关系？”

宫仇一震，道：“什么关系？”

蓦在此刻——

一声刺耳冷笑，遥遥传来。

冯真面色大变，道：“仇哥哥，揭露别人门派中的隐私，是武林大忌，恕我不能告诉你了！”

不言可喻，这一声不知所自来的冷笑，意在阻止冯真揭开这段秘密，凭此而言，这发冷笑声的，极可能仍是那“青袍蒙面人”，想到“青袍蒙面人”鬼魅也似的身手，使他有不寒而栗之感，当下淡淡一笑道：“我们谈别的吧！”

“谈什么？”

“我想请你助我办件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，说吧，谈不上请字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！”

“你精于奇门阵法？”

“精却未必，略识之矣！”

“你听说过‘阴阳迷神阵’这名称没有？”

“这没有什么，难不倒我，怎么样？”

“我曾误入阵中被困，被一个原本困在阵中的人所救，他要我替他在三天之内送一封信到地头，可是这封信无法送出去，时限已经超过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我必须重新入阵见他的面……”

“这阵势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金剑盟总坛数里之隔！”

“你能否把经过说详细些？”

于是，宫仇把受‘穴中人’之托，送信到曲州城火神庙等等经过，说了一遍。

冯真仍然不解地道：“信呢？”

“在我身上，其实也谈不上信，只是布片上用炭头写了几个字！”

“何不打开看看，疑虑或许可以解开？”

“不能，岂可偷看别人的密件！”

“你所说的‘穴中人’，江湖中似从未听过。”

“我知道这不是那怪老人的真实名号，可能是因被囚树穴而杜撰的！”

“他是什么形貌？”

“须发如银，一件袍子千补百绽，花花绿绿的尽是上好绸缎！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就是这样！”

“比如说兵刃或是随身物件之类？”

“哦，我想起了，他身旁放着一根翠绿晶莹的竹杖，一个朱红大葫芦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！”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丐帮中支分帮掌门‘斑衣神丐邓十五公’！”

宫仇骇然道：“他是丐帮掌门人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火神庙中那独眼老丐乐天民自称是掌门人！”

“那是他三师弟！”

宫仇心中暗忖，乐天民看来是掌门人不假，且露出曾加盟“金剑盟”之意，阵中怪人被困已十年，冯真不过十来岁的少年。

“真弟，那‘穴中人’被困已十年了呢！”

“不错，江湖中传言，‘斑衣神丐邓十五公’神秘失踪已十年，想不到他被困阵中，对了，他要你把信投‘火神庙’，也许……”

宫仇一跌脚道：“该死，我竟然想不到这一点，那么马上回‘火神庙’把信面交独眼丐乐天民，你看如何？”

冯真冷冷地道：“也许错有错着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自称‘穴中人’的‘斑衣神丐邓十五公’，如果目的是要把信送入丐帮门人手中，丐帮弟子遍天下，何必让你巴巴地赶到曲州‘火神庙’，这其中或许另有用意，目前时限已过，最好的办法还是入阵见他！”

“好，就这样决定吧！”

“摆那阵势的是何许人？”

“九心狐阎芸香！”

“三狐之首！”

宫仇面上飘过一抹杀机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真弟，还有另两狐是谁？”

“一个叫‘玉面玄狐祝莲芝’，另一个叫‘千面狐柴生山’！”

“千面狐是男的？”

“是的，易容之术天下无双，不过有一点，只要有任何一狐参与的事，必有另两狐在内，据说他们是同门师兄妹！”

宫仇暗忖，目前已知道“九心狐阎芸香”的下落，要追出另两狐并非难事，但以自己的功力而论，并非任何一狐之敌，想到这里，不由气沮。要想报仇，除了找回被群凶所夺的下半部“一元宝篆”，习成上乘武功之外，别无蹊径可循，但那半本“一元宝篆”，到底落入何人之手呢？

昔年“二贤庄”惨案，母亲遗书指出的仇家，有一老、二仙、三狐，还有“金剑盟”的人参与，另外不知名的，又是哪些呢？

若非母亲思虑周详，预留遗书，这件血案，岂不永沉海底？

那奸杀母亲的凶手，是以往仇家之一吗？还是……久已不流露在眉目之间的那一股怨毒恨意，又显现出来。

冯真流盼之间，皱眉道：“仇哥哥，你的神色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看了令人害怕！”

宫仇苦笑一声道：“真弟，此恨难抛啊！”

冯真轻轻地一拍宫仇的肩头，同情地道：“仇哥哥，发乎内而形于外，我了解你心中的痛苦，不过答应我把这些恨暂时埋藏，目前筹划的该是如何报仇！”

“我们紧赶一程吧，希望明天日出，能赶到地头！”

“好！”

两人展开身形，如两缕轻烟般飘去。

日头平西，已奔行了约莫百里之遥。

突地——

一阵呼喝之声，从前道一片荒林之中，隐隐传至。

冯真道：“有人在动手，我们瞧瞧去？”

宫仇道：“时间紧迫，别管闲事，还是赶路吧！”

话声中，已到了荒林之外，宫仇惊呼一声，刹住身形。

冯真也跟着止住奔势，讶然道：“你发现了什么？”

“你看到右前方那株大树之下是什么东西否？”

冯真眼光一转，骇然道：“七星骷髅，这是‘黑白双尸’的表记呀！”

宫仇激动地道：“不可能，‘黑白双尸’是我亲手埋藏在‘张仙祠’之中的！”

冯真再次扫了那作七星式排列的骷髅头一眼，道：“难道会有人冒充‘双尸’的名头不成？”

宫仇略一思索之后，道：“我们入林看看！”

说着，人已穿入林中。

距林缘约十丈的一小块空地上，三条人影，兔起鹘落，打得难解难分，劲气激荡，四周林木激摇剧摆，残枝败叶，积了一地。

宫仇与冯真悄没声地掩了过去，一看，两人同感心头巨震。

一个从头到脚一色惨白的女人，独战“乾坤双煞”。

宫仇困惑至极地向冯真悄悄道：“奇怪，那确实是‘白尸’！”

“死人会复活？”

“不可能！”

“那必是冒牌货无疑了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她竟能独战‘乾坤双煞’……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那白衣，白裙，白鞋，白皮肤的‘白尸’，突地跳出战圈，大声喝问，那声音不假，是女人。

“乾坤双煞”也自退开，把目光向这边迫视过来。

宫仇按了按冯真，要他不要动，一弹身进入场中。

“乾坤双煞”同时惊“噫！”了一声道：“是你？”

宫仇冷冰冰地道：“不错，是在下！”

说完，目光移向了“白尸”，沉声道：“你是‘白尸’？”

“白尸”阴冷至极地一声怪笑道：“不错，你是谁？”

“如果尊驾确是‘白尸’，应该认识在下！”

“白尸”显然一愣。

“乾煞西门琛”目光利剑似地射向了“白尸”，道：“你
到底是谁？”

“白尸”森森然的道：“白尸！”

宫仇厉声道：“你不是！”

“小子，你能断定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宫仇！”

“呀，你就是宫仇，本人正要找你！”

白影一晃，已到了宫仇身前伸手可及之处，目中射出的
冷焰，令人心悸神摇。

宫仇怦然心震，道：“你要找在下？”

“白尸”不答宫仇所问，转向“乾坤双煞”道：“两位是否可以暂避，约期再见？”

“乾煞西门琛”冷冷地道：“你到底是不是‘白尸’？”

“白尸”傲然道：“除了本人，谁能挡得住你夫妇合手攻击？”

“那你是了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非常简单，交出那半部‘一元宝箓’，万事皆休！”

“如果不呢？”

“死！”

“凭你俩还不配！”

宫仇心念疾转，“一元宝箓”已根本不存在，但这怪物何以竟与真的“白尸”一模一样，若非自己亲葬“双尸”，还真分辨不出来，对方冒充“白尸”的目的何在呢？听口气她竟然不否认“一元宝箓”在身上，更令人不解。

自己身受“白尸”轻功赠笈之德，这事非澄清不可。

心念之中，插口道：“尊驾冒充‘白尸’目的何在？”

“白尸”仰天一阵狂笑道：“冒充，谁说我不冒充，宫仇，我们还有帐要算，你等着！”

“乾坤双煞”互望一眼，向“白尸”散去。

场中空气骤呈无比的紧张。

一个俊秀绝伦的青衣书生，电飘入场。

他，正是冯真。

“乾坤双煞”乍见冯真现身，面上现一种极怪异的神情。冯真冷冷地对“乾坤双煞”道：那半本‘一元宝箓’不

在她身上，兩位可以走了！”

“双煞一怔”，“坤煞吴莺莺”皱眉道：“不在她身上？”

“不在！”

“可是我俩如何向……”

“我保证！”

“乾坤双煞”果然乖乖地双双蹿身逝去。

宫仇心中万分骇然，为什么凭冯真一句话，不可一世的“乾坤双煞”竟然乖乖退走，他清楚的记得，自己被“双煞”劫持时，冯真假冒别人的声音，惊走了“双煞”，而依现在的情形来看，“双煞”似乎对冯真有所畏惧，这的确令人难解，冯真到底是什么来头呢？

更惊的却是“白尸”，这美如处女的青衫书生，为什么一口道出“一元宝篆”不在她身上？“乾坤双煞”公然唯命是从地退走，便脱口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宫仇代答道：“在下的盟弟冯真！尊驾说要与在下算一笔帐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什么帐？”

“你应该想得到！”

“尊驾何不现出真面目？”

“白尸”背转身去，刹那之间，只见她的白发逐渐转灰，然后变成乌光油亮，颈间微露的肌肤，也慢慢有了血色。

宫仇几乎失口而呼，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，这象传说中的邪法。

片刻——

“白尸”悠悠回过身来。

宫仇眼前一亮，忍不住惊“哦”了一声，连退数步，目瞪口呆。

那本白得象白纸裱糊的怪物，顷刻之间，已变成了一个千娇百媚的少女，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怪事。

冯真冷冷地道：“姑娘竟然习成了‘先天大化易色’之术，难得！”

那少女面寒如冰，冷眼一扫冯真，道：“阁下还算识货！”

宫仇定了定神，道：“姑娘如何称呼？”

那少女口含冷笑，目射煞光，柳眉一扬，道：“宫仇，你到过‘张仙祠’？”

“有这回事！”

“那你该知道那晚的秘密？”

“什么秘密？”

“双尸生死之谜！”

宫仇灵机一动，道：“姑娘难道姓陈？”

那少女面色一变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宫仇微微一笑道：“如在下所猜不错，姑娘当是‘白尸’前辈的千金陈小芬？”

那少女愕然震退了两步，栗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我的名字从未向任何人道及！……”

宫仇面色一肃道：“陈姑娘，令堂临终之际……”

陈小芬花容惨变，近乎悲嘶地道：“家母死了？”

宫仇暗然道：“与令尊一起！”

陈小芬悲呼一声，栽了下去。

宫仇弄得手足无措。

冯真对这件事的始末，已听宫仇提过，当下毫不犹豫地
上前虚点陈小芬的“天殷穴”，陈小芬嚅唻一声，复苏过来，
坐起娇躯，泪如雨下。

宫仇身受“白尸”赠笈轻功之恩，对于陈小芬极端同情，
诚挚地道：“陈姑娘，死者已矣，还是节哀保重为要！”

陈小芬摇摇不稳地站起身来，凄厉地道：“说下去！”

宫仇黯然颌首，道：“在下因赴盟兄之约，误入‘张仙
祠’，适逢令尊堂在祠内，令尊已一瞑不视，令堂也将告不
支……”

“如何死的？”

“中了‘黑心国手’的毒算！”

“黑心国手？”

“不错，‘金剑盟’属下‘荣养殿’掌殿！”

陈小芬玉牙一咬，凄厉的面庞上加了一重怨毒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令堂临终，赠送在下那半部‘一元宝箓’，并把残存
真元，输给在下，要在下替她办到两件事……”

“哪两件事……”

“第一，为令尊堂收尸！”

“你办了？”

“在下唯恐令尊堂死后遗体被侵，是以把遗体放入祠后
一口枯井之内，推倒一座亭子掩盖，然后放火烧祠。”

陈小芬含泪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第二件事是什么？”

“第二件要在下寻到姑娘，告以仇人就是‘黑心国手’，
要姑娘报仇！”

“报仇，我会的，宫少侠，传言中那晚在‘张仙祠’，黑白两道高手参与的不少，应不止……”

“事实的确如此，单只拦截在下的就不在少数，不过元凶仍推‘黑心国手’，若非他以剧毒谋算，以令先尊堂的功力，可以说无人敢覬觐！”

陈小芬福了一福，道：“宫少侠，收尸传言之德，小芬当永志不忘！”

宫仇急忙还礼，讪讪地道：“不敢当，在下曾受令堂赠笈输功之德！”

陈小芬目注冯真道：“怪不得冯少侠开口就断言‘一元宝篆’不在我身上，冯少侠一句话遣走‘乾坤双煞’，这一点……”

宫仇也有同样的疑问，不期然地把目光瞟向冯真。

冯真淡淡地一笑道：“并非遣走，而是‘双煞’与在下一位故交是同门，所以相信了在下的话！”

这解释当然不能令人满意，但也无懈可击。

宫仇忽地念头一转，道：“陈姑娘，半部‘一元宝篆’，是令先尊把它刺在自己胸之上，原本已毁去，在下承受时，是一张人皮，而在下在熟记之后，也同样毁去人皮，如果姑娘愿意收回，在下可以录出奉还……”

陈小芬纤手连摇道：“宫少侠，我陈小芬不是这样的人，这半部‘一元宝篆’，是先母无意中得自‘乾坤双煞’之手，既已赠送给你，我无权过问。”

“如此在下受之有愧了！”

“小妹有个请求！”

“请讲。”

“先父母生前虽然杀孽重重，但为人子女者，对亲仇不能不报，今后武林中将仍有‘白尸’现身，两位当明白我的意思？”

宫仇颌首道：“明白，这一个秘密，除在下与冯弟之外，不会再有第三者知道！”

陈小芬再次一福道：“小妹就此谢过，愿再相见！”

说完，一拭泪痕，对着宫仇嫣然一笑，晃身而没。

临去秋波，使宫仇心里为之一荡，暗忖，陈小芬一代尤物，由女及母，“双尸”当必也是风华不俗的人物，那鬼怪般的形貌，定是“先天大化易色”之术下的产物，武林之大，真是无奇不有。

冯真机伶透顶，一撇嘴道：“仇哥哥，陈小芬似乎对你有意呢！”

宫仇郝然道：“真弟，你在说笑！”

“事实的确如此！”

“她算没有眼光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讲才貌武功，真弟你胜我多多！”

“有一样我不及你！”

“哪一样？”

“英雄气概，男子汉的魅力！”

“别谈了，我永远不会爱她！”

“为什么？她很美呀！”

“你忘了那能隐形的‘青袍蒙面人’，对我所作的警告？”

冯真嘻嘻地一笑道：“那你是打定主意只爱他的女儿”